

XUEYUAN
学苑 WENGUN
文存

文学文献

研究

WENXUE WENXIAN YANJIU

吴明贤/主编

WENXUE WENXIAN YANJIU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学苑文存

文学文献研究

吴明贤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文献研究/吴明贤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学苑文存)

ISBN 7-100-04518-5

I. 文… II. 吴… III. 文学—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041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学文献研究

吴明贤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518-5/I·45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3/4

定价:37.00 元

学苑文存编委会

主 任 李 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光治 马正平 邓英树 刘永康

李大明 李天道 李 凯 李 诚

吴明贤 唐小林 曹万生 熊良智

序

蜀中号称“天府之国”，除了得天独厚的优裕的生活环境，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之邦。二千余年，名家辈出，汉宋两代，领袖风骚。近代以降，蜀中学术再放异彩。在风行天下的“京派”与“海派”之外，“蜀学”虽然偏安一隅，却也独树一帜，鼎足相望。在相对隔绝的盆地环境里，有一批甘于淡泊的学者皓首穷经，以深厚的国学根柢和严谨的朴学精神，承续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回想一九六二年秋天，我考取四川大学研究生，负笈入蜀，投奔庞师石帚先生门下，研治六朝唐宋文学，亲身感受到蜀中的学术氛围。日就月将，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石帚师乃蜀中名宿，门墙桃李，皆称翘楚，各有所归。一拨去了望江楼（四川大学），一拨上了狮子山（四川师院）。因而蜀中的古代文学研究，亦呈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势。石帚师闲谈所及，对狮子山的弟子多所称许。我侍听在侧，耳熟能详，内心亦不免有几分钦羡。如今岁月流逝四十余年，不但石帚师早归道山，昔日钦羡的各位同门先进，多数亦陆续作古。往事历历在目，却已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忆念。

友生李诚教授主持编选的这套《学苑文存》，汇集了四川师范大学（原四川师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半个世纪以来的代表性论文。翻看目录，既有前辈学者的佳篇，更有后生俊彦的新制。而尤其令我欣喜的，是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近代蜀学的某些因子。我以为一种学术传统既是顽强的，又是脆弱的。近代蜀学的传统经历了社会巨变的洗礼，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它并没有完全消泯，它的精神仍然不绝如缕地延续在蜀中学者的学术活动中，也延续在这套《学苑文存》里。然而如果

再不刻意地珍惜、保持和发扬的话,近代蜀学传统的消失也是指日可待的事。而继承蜀学传统的方法,是既要坚持蜀学独特的治学理念,又要与时俱进,追踪当代学术的前沿,才能使蜀学的精神保持绵长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对本书中年轻作者们的期望。

项 楚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文献研究

常思春 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尤刻本的 来历探索	1
屈守元 绍兴建阳陈八郎本《文选五臣注》跋	19
屈守元 《文选六臣注》跋	25
屈敬慈 校《文选李善注》应当重视汲古阁毛氏刻本	36
熊良智 选学骚类文献考述	41
徐湘霖 《中论校注》补记考释	55
钟仕伦 库本、鲍本《金楼子》疑误举例	67
李大明 “别集”缘起与文人专集编辑新探	81
李大明 《隋志》“并目录”考证	89
钟仕伦 永乐大典本《寒山诗集》论考	101
常思春 《韩愈集》传本及校理源流管窥	112
田道英 《禅月集》结集及其版本流传考	127
王启涛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缩略	136
王启涛 敦煌吐鲁番法制文书词语考释	141
张能甫 从《旧唐书》看史书语料在辞书编纂中的 地位和价值	148
管锡华 乾隆四库谕文献学思想初探	166
管锡华 七十年代末以来大陆校勘学研究综述	176

文史考论

- 魏启鹏 楚简《老子》“大成若拙”发微
——兼说老子不非礼乐 198
- 魏启鹏 简帛《五行》直承孔子诗学
——读《楚竹书·孔子诗论》札记 208
- 魏启鹏 楚竹书《民之父母》义证
——读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二)》笺记 214
- 秦彦士 《庄子·天下》论墨考辨 224
- 王文才 俗讲仪式考 235
- 汤君 敦煌燕乐歌舞考略 251
- 汤君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 271
- 吴明贤 陈子昂生卒年辨的补证 288
- 王仲镛 杜甫避家讳和相传涉讳的诗 294
- 常思春 韩愈先世世次辨证 306
- 王红霞 权德舆先世及行事系谱 312
- 王文才 冀国夫人歌词及浣花亭考 323
- 李丹 许浑卒年考 333
- 张海 杜牧卒年辨证 338
- 张海 张蠙考略 342
- 田道英 齐己行年考述 350
- 房锐 从王铎死因看晚唐藩镇之祸及落第士人的
心态 362
- 房锐 《〈册府元龟〉引唐实录、杂史、小说考》补证 372
- 王仲镛 韩愈《陆浑山火诗》义甄微 380
- 屈守元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跋文三篇 391
- 刘益国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形象的文献考察 399

汪燕岗	胡应麟和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408
庄逸云	清末明初的“拟聊斋”	416
庄逸云	胡怀琛的中国小说史研究	425
后 记		434

尤刻本李善注《文选》阑入五臣注的缘由 及尤刻本的来历探索

常思春

—

李善注《文选》有刻本流行之前,五臣注《文选》已有五代蜀宰相母昭裔刻本、五代末或宋初浙刻本、北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刻本三刻流行^①,平昌孟氏刻本“访精当之本,命博洽之士极加考核”,校正了蜀、浙二刻讹脱^②,为五臣注本的一个善本,亦是后传五臣注本的祖本。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八月,诏国子监校刻李善注《文选》,大中祥符八年(1015)前刻成而于大中祥符八年终于宫城火灾^③;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国子监又校刻李善注《文选》,天圣七年(1029)刻成,天圣九年(1031)印行(下称北宋监本)”^④,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分藏有此本残卷(二藏无重叶,乃一书之分散)。北宋神宗元祐年间,秀州州学将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合并,合并本以平昌孟氏刻五臣注本附入天圣国子监刻李善注本(分卷依李善注本),标注二本正文文字异同(有所遗漏),二本同条注文内容有相重则删去一家(多为删李善注)而标“善注同”(未全标出,又李善注音与五臣注音同者则直删善音而不标示)、“五臣注同”,于元祐九年(1094)二月刻成印行(下称秀州本)^⑤;此本即六臣注本的祖本,原刻今无存者,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后期广都裴氏刻六臣注本、韩国奎章阁藏明宣德三年(1428)朝鲜活字印六臣注本皆为翻此本,广都裴氏本有明袁褧嘉趣堂影刻本存世尚众,朝鲜活字本有韩国影印本行世(中有多卷为据另一藏本抄补。又原本偶有脱李善注处,为取五臣本补其所据底本缺叶所

致)。南宋高宗建炎或绍兴初年,明州州学就秀州本再删李善注内容与五臣注相重或相近之条而标“善同某注”、“善注同”、“余同某注”(未全标出)刊行,即后来所谓六臣注明州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绍兴二十八年(1158)递修本残本二种,日本金泽文库藏有原刻无题识完本一部(有日本足利学校影印本流行,此本宋讳缺笔至构字,版式、字体、版叶诸行文字起迄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递修本无递修之叶毫发无异,可得知为原刻。本文所据明州本为此本);约绍兴中后期,赣州州学就六臣注明州本正文多改从李善本,又改明州本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为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刊行,其于明州本标“善同某注”处多采五臣某注充善注,于善注避重复之“已见上文”、“已见某篇”者多重出前注,此即后来所谓赣州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二部(皆有断烂,互补即完整)及宋建州翻刻本(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本文所据赣州本为此本)、元陈仁子翻刻本。三种六臣注本,秀州本(嘉趣堂本及朝鲜活字本,下称秀州本者同此)存北宋监本注文十之九以上,明州本存北宋监本注文十之八上下,二本于李善注、五臣注区分清楚(秀州本尚反映了李善注条段);赣州本于李善注则颇阑入五臣注。本文谈尤刻本问题须涉及上述《文选》诸传本,故于诸传本源流先略述之。

北宋监本李善注《文选》,北宋后无单行传刻,而以六臣本传刻流传。北宋后流行之单刻李善注《文选》,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阳郡斋刻本,习称尤刻本或淳熙本,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初刻印完本一部,有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行世。尤刻本盛行于后世,版毁前,曾多次递修印行,元、明、清皆有翻刻。尤刻本正文、注文与北宋监本残卷及秀州本所出北宋监本歧异颇甚,其歧异主要有六种情形:其一,尤刻本正文字句异于北宋监本而同于五臣本(前人称为“五臣乱善”);其二,尤刻本正文字句异于北宋监本而不同于五臣本;其三,尤刻本注文异于北宋监本而为五臣注阑入;其四,尤刻本注文不见于北宋监本而非为五臣注阑入;其五,北宋监本李善注避重出注文之“已见上文”、“已见某篇”处,尤刻本多重出前注;其六,尤刻本颇具五臣注音。尤刻本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关涉尤刻本的来历,尚乏确切可信的解说。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收明末毛氏汲古阁翻宋本李善

注《文选》(与尤刻本为同一系统之本),《提要》谓“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铄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造为毛刻为毛氏作假,为从六臣本中摘出善注之说。《提要》所举第二十五卷注中有向曰、济曰、翰曰、铄曰一节,由其起迄可知当是毛刻所据宋本原脱一叶,其前收藏家取六臣注赣州本之叶补足,毛氏照翻所致(毛氏刻书多照翻原本,不轻作校改)。《提要》作者举证失当,判断失误,在于其时学界尚未发现北宋监本及尤刻本。嘉庆年间,胡克家发现尤刻本而翻刻其本(为一经多次递修之本,由胡刻所出底本版心标示修版之年可知),聘顾千里、彭兆荪校勘其尤刻本,撰《文选考异》十卷,较详悉地揭示了尤刻本与元陈仁子翻宋赣州本、明袁褧嘉趣堂翻宋广都裴氏本所出李善本(即北宋监本)正文、注文异同(尚有遗漏及误判)。其时,清宫所藏北宋监本李善本尚少有人知晓(乾隆时彭元瑞曾见其书,见《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昭明文选》条),胡、顾、彭皆未知北宋有李善本之刻,故胡氏《文选考异序》着眼于尤刻本中有五臣注、五臣音,遂以《四库提要》判毛刻“摘出”之说移于尤刻,谓“尤本仍非未经合并也”;其后阮元《文选旁证序》亦谓尤刻本“似从六臣本提掇而出”。后来谈尤刻本者大抵承袭胡、阮之说,几成定论。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文选》,其《出版说明》即云:“清朝人大多认为自六臣注盛行之后,李注原帙被埋没,又有人将集注本中的李注辑录出来,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李注《文选》。用敦煌石室发现的一些旧抄《文选》残卷与现在的通行本相校,或细读清人的校记,可证上述说法是可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标点排印胡刻《文选》,其《出版说明》亦云:“今天所见到的《文选》李善注,都是后人从六臣注中辑录出来的。”胡、阮以尤刻本正文“五臣乱善”及注文闕入五臣注由六臣本来,所见固是,然由此推及尤刻本为从六臣本摘出善注而剔除五臣未尽,则以偏概全,失之偏颇。尤刻本中有不少不见于六臣本及北宋监本之注文,岂是由六臣本摘出?又六臣本祖本即删之善注,尤刻本则有其注且同于北宋监本,岂是由六臣本摘出?近年,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发表《宋代

刊本《李善注文选》剽窃和利用了《五臣注》、《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选》盗用了《五臣注》二文^⑥，对《四库提要》以来以毛刻、尤刻李善本为从六臣本摘出之说作了彻底否定，提出尤刻本阑入五臣注及六臣注赣州本以五臣注充善注之条是宋代刊本“剽窃”、“盗用”“李善注所比不上的五臣注的明快准确的解释和解说来作为补充”的新解。其否定旧来“摘出”说甚是，而“盗用”、“剽窃”之论未免简单化，仍非中肯，尤刻本阑入五臣注及六臣注赣州本以五臣注充善注之条实与六臣本的传刻衍变有关。本文对尤刻本阑入五臣注的缘由及由此发现的尤刻本来历谈点管窥之见。

二

检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之条，皆在六臣注明州本删李善注而标“善同某注”、“善注同”、“余同某注”之条范围内，未见有例外。又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之条，其全条为五臣注者少，大都是条中李善注、五臣注间有，或李善注居多，或五臣注居多，或李善注、五臣注文句间杂，或仅阑入五臣注些许文字。由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的上面两种情形可得知三点：其一，尤刻本的底本应是产生于六臣注明州本之后、赣州本之前（说详下文举例）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又是由一个断烂较甚的非北宋监本的李善注本而以六臣注明州本校补其断烂而来；其二，尤刻本注文阑入五臣注之缘由，即在于尤刻本底本校者所据李善本有断烂，而采六臣注明州本所出李善注补其断烂，其断烂处恰为六臣注明州本删李善注标“善同某注”、“善注同”者，遂取五臣某注补之，于是阑入五臣注；其三，尤刻本底本校者未见到北宋监本及六臣注秀州本。下举数例以证之：

例一，卷四左太冲《三都赋》作者下注：

北宋监本：“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竟相传写，徧于海内。”

秀州本：“向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善曰：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少博览文史。遂（当作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徧于海内。”

明州本：“向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作《三都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善同向注。”

赣州本：“善曰：臧荣绪《晋书》云：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史记。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向同善注。”

尤刻本：“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人也。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向注并具，笔者加点字句为二家异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全同。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向注”，实则二家仅

引臧荣绪《晋书》一节内容大致相同,李善注并无向注“三都者”以下一段,并非李善注全条内容与向注同。尤刻本此条无秀州本善注末句“徧于海内”四字,其前全同秀州本善注,其下则阑入五臣向注末节。此条善注引《晋书》仅“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四句与五臣向注引《晋书》文句略异,当是尤刻本的祖本此条“遂构思十稔”句后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向注”而采五臣向注补其断烂,遂阑入五臣向注末节。必是如此,别无他解。赣州本由改明州本体式而来,明州本标“善同某注”之条,秀州本多存善注,赣州本则多采五臣某注充善注,是赣州本编刻者未见到北宋监本及秀州本。明州本标“善同某注”之条,尤刻本既有阑入五臣注者又有其注且同于北宋监本者,赣州本亦时有其善注,赣州本虽刻在尤刻本前,而其未见到北宋监本及秀州本,其善注由何而来?显然是采自尤刻本底本,绝非尤刻本采赣州本。这一情形充分说明尤刻本底本是产生于明州本之后、赣州本之前的一个本子。赣州本此条全同尤刻本,而尤刻本此条阑入五臣注中杂有善注文句,是赣州本采尤刻本底本的一个典型例证。

例二,卷十一何平叔《景福殿赋》作者下注:

秀州本:“銑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善曰:《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颇有材能。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及曹爽反诛,晏并收,斩东市。”

明州本:“銑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善同銑注。”

赣州本:“善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有奇才,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为尚书主选,后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銑同

善注。”

尤刻本：“《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阳人也。尚金乡公主，有奇才，颇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为散骑常侍，迁尚书主选。后曹爽反，为司马宣王斩于东市。”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铤注并具，虽皆引《典略》，而详略及文句颇不同，笔者加点字句为二家相异。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铤注”，赣州本遂采铤注充善注。尤刻本则善注、铤注文句相间（加点者为善注字句），与上例相同，亦必是尤刻本祖本此条断烂而间存文句，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铤注”而采铤注补其断烂字句所致。

例三，卷三十七诸葛孔明《出师表》题下及作者下注：

北宋监本：题下注：“《蜀志》曰：建兴五年，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作者名下注：“《蜀志》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不欲见之乎？由是先主遂诣亮。先主即帝位，以为丞相。后主即位，十二年卒。”

秀州本：题下注：“善曰：《蜀志》曰：建兴五年，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作者名下注：“铤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善注同。”

明州本：删题下善注。作者下注：“铤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善注同。”

赣州本：删题下善注。作者下注：“善曰：《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立，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也。铤同善注。”

尤刻本：题下注同北宋监本及秀州本。作者下注：“《蜀志》云：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谓先主曰：诸葛亮乃卧龙也，将军岂欲见之乎？先主遂诣见之。及即帝位，拜为丞相。后主即位，十二年卒。”

上条注文，秀州本存题下善注，删作者下善注。明州本并删篇题下善注，只存五臣铕注而云“善注同”。赣州本从明州本而采五臣铕注充善注。尤刻本题下注同北宋监本，作者下注引《蜀志》仅末二句（加点者）同北宋监本，其前文句全同五臣铕注，无疑是尤刻本祖本存题下注而作者下注引《蜀志》末二句前断烂，校者据明州本“善注同”而取五臣铕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四，同上篇“未尝不痛恨于桓灵也”句下注：

北宋监本：“桓、灵，后汉二帝也。”

秀州本：“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阹竖所败也。善曰：桓、灵，后汉二帝也。”

明州本：“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阹竖所败也。善同翰注。”

赣州本：“善同翰注。翰曰：桓、灵，汉二帝也，用阹竖所败也。”

尤刻本：“桓、灵，后汉二帝也，用阹竖所败也。”

上条注文，秀州本李善注、五臣翰注并具。明州本删善注标“善同翰注”，赣州本同明州本。尤刻本阑入翰注“用阹竖所败也”一句，无疑是尤刻本祖本此条存“桓灵后”三字，以下断烂，校者据明州本标“善同翰注”而取翰注补其断烂所致。

例五，卷三十七李令伯《陈情表》题下注：

北宋监本：“《华阳国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适人。密见养于祖母，事祖母以孝闻。蜀平后，晋武帝徵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密，密上书，武帝览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终，徙尚书郎为河内温令，左迁汉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秀州本：“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父早亡，母